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趙太祖三下南唐 第二十三回 因敗北唐主灰心 被譏諷余鴻演術

詩曰： 正人不作暗中謀，妖道逆天有近憂。
每恨世間存此教，至今追論嫉如仇。

當時余鴻將小旗展開，四神聖一刻陞升天回位而去。但此旗非能制四神，祇因旗中有一尊神像，名為斗母，此神聖專管一眾天兵天將，是以諸神一見，即刻颺避去。故今余鴻得此寶旗，方得脫身，復借土遁而奔，不顧手下二萬兵丁。當時劉金錠一見四尊神避著余鴻小旗退去，正是目擊成功在即，不料他偏有此解脫之物，此乃宋之君臣災殃未該除滿之日。當時無可奈何，將唐兵大殺一陣，收兵復入城中，見卻太祖、公公，又細將戰法之事，一一陳明，大為惜恨。當日劉金錠又以收除余鴻不遂，心下不安，未知禍患何時得止，不覺默默不言，無心喫此賀功得勝之宴。宋太祖乃明白天子，聰慧之君，早已看出佳人不悅，祇好言安慰之，反賜御酒筵賀功，以表獎其勝敵之能。高王一門喜悅，深感主上加恩。即公子見美妻有此法力奇能，為當今所表獎，暗暗稱快。深服其妻也。

住語宋主賀戰功。再說余鴻敗走借土遁奔回。唐主當日聞軍師又敗於宋女將之手，遂心灰驚懼，即曰：“孤今知道法術之不可恃也，今若此屢敗，雖少折將也損兵，不若拜宋稱臣，遂不失南面一隅之土宇；何不下令，人人退步，使荷戈赤子蒙羞，為朽殘溝中之骨，孤豈忍心乎？折人妻、孤人子，皆孤之罪過良深。此後請軍師勿言個戰字、守字，以禍孤國為幸了。”當時余鴻被唐主搶白他一番，覺得汗顏無地。想當初，自己恃著法力一肩擔，唆教唐主勿稱臣於宋，果初時屢勝。今一遇女佳人勁敵，倘即罷手，有何面目回見師尊？即負愧言曰：“我主何須匆忙，勿以一敗灰心。余思劉金錠是厲害，山人敵於彼，亦不能奈何我。待山人出一狠毒奇術，以絕此丫頭之命。但山人受師法戒，不許妄動傷生，方得功成正果。今劉金錠如此法力，多般與山人作盡對頭，不由人不大忿，定然出此狠術以了決之。但此絕惡行凶之事，山人祇可惜棄卻千年修煉之功，一旦付諸流水矣。皆因承千歲眷注大恩，託以三軍之大任，故不得不為此絕計耳。此事但兆山人之福，在千歲當知吾一片之苦心，忠於汝大唐社稷，即或死脫而無所憾恨也。”當時又有眾唐將羅英、程飛虎、王元際、李暉鳳、宋修明、林文豹一班武將，人人盡是英雄，奏請：“我主不可灰心，稱臣於宋，況我兵尚有百萬之眾，武將如雲，豈弱於趙宋？今劉氏女雖稱法術之能，不過與軍師是個對手，豈可因一敗以臣服之？”當日唐主初時因余鴻又陣上敗回，故出此喪氣言語，以譏諷之，豈即欲屈膝於宋。及至諸將認為真，多言諫止，自然順著奏，拂袖駕退散朝。

到次日，眾文武臣多往余軍師帳下，請軍師定必演個狠法術、妙計謀，以除宋女將。余軍師聽眾將同心齊勸勉之言，不覺長歎一聲：“也罷，山人祇預得千年修煉傾消，也悔恨不得了。”未幾，排上香，注上明燈四十九盞於當空，即穿上道服，恭身下跪，禱告一番，咒念真言，筮卜一卦，佔上劉金錠年月日時，在於某某出生。須臾佔出，三爻已準，又觀其本命星，乃上界天魔女轉世臨凡，故有此等法力，想來非此狠毒計謀，斷不能收除他。當日靜中繪下個壇臺圖，此去離營二十里，在清流山下，有所荒蕪地，名為絕流墟，正與劉金錠姓有忌犯。是日發令王元濟，即曰：“王將軍可帶領五百軍人，前往此地，用竹木築成一個高臺，照此繪圖為式，尺寸長闊皆依法度，於明日午後要作法應用，不得有誤。”王元濟領令去訖。軍師又命李暉鳳，即日命人將柴草紮成一女將軍劉金錠形像，用生人髮鬢結梳成髻，其形身穿著真衣響甲，準明日午後備用。又命宋繼修備辦下烏雞烏犬及瓦盆二面等物，俱於午後備用。當日眾將見此出軍奇事，從未之見者，但一時聞令，自覺半信半疑的。惟有軍中命令不敢不遵。當此眾將各各分頭準備去，以待軍師明日所用。

到次日，祇見軍師作法，唐之君臣皆來觀營。有軍師虔心沐浴齋戒了，果於午後眾將各來繳令。候至二更時，軍師更換衣服登上法壇，念訣燒焚過，邀遣靈符一道，以法驅役得一位勾魂野鬼來集壇下。是夜七月中旬，月色光輝，星明皎潔，余軍師在壇上大喝：“亡魂聽令，可前往宋營中，將劉金錠魂魄，勾攝到來，不得違令。”亡鬼領法令而去。又見軍師披髮跣足，手持桃木劍，在壇上攝訣，步斗持罡，向空中咒祝一番。祇見女魔星螢然墮在壇臺，鏗鏗有聲，光芒四射。軍師摘下女星，放在瓦缶之內，復將一個苦蓋著，四邊外點起明燈四十九盞，悉用著宋繼修辦來的烏犬烏雞血煎熬成膏油，四圍將瓦缶盆口隙燃油油膏封固。又將禾草紮成劉金錠女身，用鎖扣著頸項，拴於壇臺中，兩足用釘釘下。一刻念咒，然後袖中取出一把小弓，放一箭向草人射去，正中左目。

直待至五更，余鴻方下壇去。是每夜如此用其法，每夜射箭一枝，如射完七枝，是七七四十九竅，不論汝仙凡銅皮鐵骨，也要負傷而死。今且第一夜，妖道先向佳人的草形像，射在左目上，自然致效。亦是劉金錠災殃當有的，正要絕此紅顏。妖道以為除掉金錠，當即由吾橫行天下，到處成功，心中以為得計。是日下得壇臺，又向軍中挑選了童子兵丁三十六甲，以充天將，屯在臺上以應三十六天罡。又發令出，不許俗眼人私窺，祇恐洩漏，如違令者，定斬不饒。差童子兵領令去訖。原來余鴻用來此法，乃係旁門左道，絕慘毒法。還不知女魔星降生於劉門，奉了上令佐護炎宋開基土者。今余鴻此日用著絕惡邪術，焉能絕其性命？但今被他暗中算計，亦是佳人該當有災咎，故受折磨而苦在玉體。可見：

正是明槍容易躲，須知暗箭實難防。

住語唐營中，余妖道施法，祇論劉金錠雖係法門弟子，是五行正法，呼風喚雨，喝草為兵，五雷、五遁，掩形、易體、奇能件件皆精。惟旁門左法，傷生陷物，一並邪謀，一毫未嘗學得。今被這余鴻暗算起來，如何得知其由。是夜夫妻臥至五更初起，還未梳洗。劉小姐於半夜中覺得粉項中上下疼痛，伸縮不順，起來時，雙足硬著隱隱而痛，左目又如針刺一般，已失明不見人，頸項甚似被索拴住，心下著驚，不解其由，祇得對丈夫說知異症。高公子是個恩愛的丈夫，一聞知，心頭著急，祇思分受痛苦。又曰：“想必賢妻上日一連殺敵，用力過度，勞損筋骨，如我當初入壽城見太祖一般的病症，但目得疼痛失明，此何故也？待吾稟知父王母親。然後奏知主上，召太醫院調理，自當痊癒如舊矣。且自保重，勿再勞也。”言罷，公子步出。先請父母金安，隨即將妻昨夜得疾之由，上稟雙親。

此日，高王夫婦聞媳婦染此異疾，即往奏聖上。那宋太祖一聽知，龍心著急，即刻召傳太醫官，前往診視六脈行藥，是所必然。及至晚膳後，此夜各歸安寢，各皆不提。祇有公子夜眠不寧，一心憂悶美妻奇疾，不料直至五更天，又被余鴻在法壇上射了一箭。當日劉金錠臥牙床尚未起，不意右目又如左目一般痛刺，祇可憐一雙日月變化密密烏雲。此日高公子越見惶恐切切心慌，一候天色黎明，先稟父母，即出殿奏上加疾之由。宋太祖聞奏，倍見驚駭，實無策可施。再急召大醫，一眾十四五名，究問發藥並病症之由，有眾太醫院合奏上曰：“據劉夫人所得之病，其症甚異，症患與六脈不符，然細察審脈，原及六脈調和，並無浮沉遲數，那得有此目疾、項足疼痛之患？倘或邪道傷害怪異之症，又非岐黃佐使之術所能療痊也。求乞聖明睿鑒。然臣等是習岐黃俗人，祇以君臣佐使藥餌對症行發，祇今症患不符六脈，臣等於劉夫人病患，實不敢投發妄下藥，求乞陛下諒情，恕臣逆旨之罪。”如今不知劉金錠被余鴻妖術害得性命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